中庸章句質疑

中庸章句質疑卷下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案爲政在人卽上其人存則其政舉之人歸重在君身上言其人者謂若有文武之人存也取人以身人字卽貼文武說言取效文武之政非徒以其政也以身體之而已上章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與此取人以身之人字文義正同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二語緊承上文說下鄭注在於得賢人也全章無此義游定夫因謂爲政之要主乎治人

人道不遠取諸其身於人上添一治字其失愈遠譚氏惟
寅云政自人道始身卽人也求人之理當近取於吾身稍
勝舊注然於章旨仍未合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
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案天下之達道五道原不外於人倫然人倫爲道之所自
行而不得遂據之以爲道道者身所必由之術也祇下仁
義禮便是乃仁義之用必以禮爲之節文而身之所以脩
事事爲之品節而非虛存其理則所謂道者禮而已仁則

心之凝乎天理者也倪氏思云自身上說歸心上語甚允
仁自是萬善之本故下直接云仁者人也人道所以立也
義與仁竝立祇是行而宜之下節正申足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二語之義此道字與達道之道異彼通言此專言也
此仁字與三達德之仁異彼以用言此以體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

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桼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之謂也不可以不事親脩道
以仁之謂也語意緊承親親爲大句亦以啟下五者所以
爲天下之達道也引人釋仁又引而歸之親親從天性自
然之愛體貼仁字實際是乃人道之所以立也知人者知
人道之當然者也仁者天性自然之愛親親者天倫自然
之仁是乃天命之所以行也知天者知天道之本然者也
　游定夫云知人者可與言理知天者可與言性差爲近之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案所以行之者一與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同旨皆據其歸宿處爲言知之一成功一者言所知所行途徑不同而其要歸則一所以行之者一言行之發用不同而其致功則一葢惟知仁勇爲行道之資工夫歸宿在此無二致也程子引誠字以釋一字恐並文義失之達道之五通言之九經爲天下國家專言之亦是五倫中推出葢重言以申明之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案上舉仁義禮以明脩身之要此舉知仁勇以示脩身之

功是另提起說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爲綱至此始發明其功用顧氏元常云知能知之仁能守之又須是勇始得不勇當不得大事數語最盡程子所謂擇之在乎知守之在乎仁斷之在乎勇亦是此意處事徹首徹尾見得分明無少疑滯此之謂知論語所謂知者不惑是也既知事理之曲折矣又須至誠惻怛以行之私意不存後患不顧此之謂仁論語所謂仁者不憂是也然或量不足以御煩力不足以及遠皆於養氣之功有未至勇者配道義而無餒者也論語所謂勇者不懼是也知仁勇三者徹上徹下直是闕一事不得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所行大小經權常變皆恃三者以行莫能易也疑此章先敘知仁勇之用

後言誠之之功各有次第不得以本文一字影射下誠字爲說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也

案生安學利困勉立此三義以示人求知仁勇之方知仁勇三者各有知行之別如求明理卽知中之知求勝私卽仁中之知求養氣卽勇中之知行字更是顯易據理以行知也秉公以處仁也以全力任之勇也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似說得惝怳無歸蓋自横渠及呂與叔游定夫楊中立侯師聖諸儒並將勇字看得太輕致有此等分別經文分明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如何輕易低昂張呂諸儒以生知安行屬仁尤爲倒亂經文知仁勇三者不能分輕重惟呂東萊一人見及之耳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案上以其分而言是一義以其等而言又是一義此言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勇之次又是一義而於勇下又增一次字殆亦游移無定論矣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案經意歸重在困勉上葢生知安行堯舜性之之事學知利行湯武反之之事更不消說故以下專發明困知勉行之實功曰近知曰近仁曰近勇言求至於知仁勇於此為不遠也正是聖人指點親切語困勉之知舍好學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好學以為知困勉之仁舍力行

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力行以爲仁困勉之勇
舍知恥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知恥以爲勇武
王恥一人之橫行伊尹恥一夫之不獲所以成其勇也語
原徹上徹下章句於此云勇之次又更看下一層所以言
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意以三達德主成德言之
似失中庸之旨
又案章首文武之政至蒲盧也爲聖人告哀公語以下子
思引申之好學三句又引聖人之言子曰二字非衍文家
語傳自王肅甚雜引傳記爲之其與戴記所錄時有異同
亦足互相取證而據此經全文竝以爲告哀公之辭則又
家語之失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案禮以節文仁義而行乎五倫之中脩身者脩此而已而
脩道之功必資於知仁勇求知仁勇之備於其身所以爲
脩身之方也上言不可以不脩身此言知斯三者則知所
以脩身文氣緊相呼應即此以知知仁勇三者以致功言
而非以成德言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案孔疏來百工謂招來百工王氏引之云來讀如勞來之來謂勸勉

之也疑來當讀如釐少牢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麰廣韻釐理也周頌王釐爾成鄭箋釐理也楊雄文地理作地釐是釐並通爲理書允釐百工傳云釐治也後云釐降二女亦卽釐治下降之義史記允釐作信飭徐廣云飭古勑字說文勑勞也勞來之來當作勑是釐亦勞勑之意而古字來釐實通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

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案章句云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極允

船山謂旅者他國之使脩好鄰國而假道又如失位之寓公與出亡之羇臣皆旅也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得失所以待之者卽異故須嘉善而矜不能言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也列遠人於諸侯之上其非聘使可知送往者過此而他逝者也迎來者來就本國者也鄭注謂

蕃國之諸侯失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葢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葢以身體之而知其所頼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案官盛任使如周禮六卿各率其屬而掌邦治其所屬之賢否惟所任使官盛若六卿之屬三百任使若尚書之任簡乃僚是也官盛者崇其體任使者重其權與下忠信重

祿皆分兩事說

又案說文氣饋客之芻米氣或爲槩聘禮歸饔餼五牢鄭注牲殺曰饔生曰餼說文饔孰食也詩毛傳有母之尸饔云孰食曰饔疑儀禮言饔餼兼致生孰牲牢米禾薪芻生者皆曰餼也左傳桓十年齊人餼諸侯是餼者專爲饋食賓客之辭廩人稍食鄭注祿廩也又專言九穀似既不當爲餼餼又不當訓爲稍食也說文既小食也既廩二事廩如廩人所頒稍食既如外饔所共師役獻賜脯肉之事廩者常也既者小食其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

案所以行之者一也覆說前文言由脩身以達之天下國家皆須知仁勇三者全力運去闕一不可所以行之即承所以行之者三爲言一者猶言一以是行之通知仁勇而並用之之辭也上云達道通言之此云爲天下國家專言之亦是從上五倫中推出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案凡事通言之所謂豫者正知仁勇三者之達德也章句以凡事通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似未分晰

案凡事豫則立以下發明所以求知仁勇之實功正困勉之事也張子所謂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正此豫字眞詮精義者明善之功入神者誠身之效明善誠身所以爲豫而知仁勇三者則所以明善誠身之準也凡事豫則立緊承上所以行之者一爲言言知仁勇三者不可闕一而其功當早豫之於先是加一倍提振語求所以爲知仁勇者無他明善誠身而已矣道前定則不窮明善誠身之謂也言前定行前定事前定三語引起一道字言前定如展喜犒師受命展禽行前定如齊桓公作內政寄軍令事前定如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皆主一事言之以見道之當素定也

又案事如俎豆之事軍旅之事行則其身之所行習也子產爲命先之以討論脩飾亦是言前定曹劌所云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亦是事前定季文子三思後行亦是行前定三者統於道而各有所宜但求所以豫定之則固足以無悔至於道之前定隨所用而施之而自不窮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

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案中庸下半篇發明誠字之用皆據成德言之而發端言誠先推出誠字原由曰明善程子所謂義理之精微無可名但以善名之明善之功卽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於此明卽於此誠疑此節引成語但歸重在明善誠身上又案在下位節與孟子所引略同疑古有是語而子思引之不必夫子之言也於獲上信朋友之義無取引此以揭出明善誠身之說而申上前定之旨亦見居下位而欲獲上治民必原本明善誠身道之存乎人無二致也章旨歸重誠字獨於此補出明善一層葢聖功之本自上知以下皆必由明而誠爲困勉者示之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案誠者天道之自然誠之者人道之當然聖人盡人以合

天則亦誠之者也而聖功之極動中自然與天合德至於學知利行之成德則亦誠者天之道也章旨歸重在困勉上特以誠者誠之者兩項爲求誠者指點安勉之分以見天道人道之所以行皆歸宿在誠字上文氣一直赶下擇善固執兼含有學利困勉兩義章句學知以下之事利行以下之事尚有賅括

又案誠者天之道自是說天地化育流行之功誠之者人之道則人之所以合天也聖人生知安行亦猶行人之道也下云誠者乃言聖人盡人合天與天道之自然同其功用自餘以下皆可反身以幾於誠非誠則人道不足以立天人之歸宿一誠而已盡人合天人道之極功也誠之至

也兩誠者兩誠之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當熟玩深思而
自得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
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案此下專言困勉之功五者之事非直學知利行不能舍
此而他求卽生知安行之聖人豈遂學可以不博問可以
不審思可以不愼辨可以不明行可以不篤乎五者聖功
之所必有事也困知勉行之從事五者所以爲聖功之基
也以下層層推闡字字提振專爲困知勉行者實指出下
學入手工夫章句以誠之之目專屬學知利行似推困勉

於誠之之外大失經旨

又案中庸以知仁勇爲綱以誠字爲歸宿知仁勇是發用工夫誠字是本始終雖一誠字不得知仁勇之極功惟其誠也所以爲誠亦卽在知仁勇上顯出擇善者擇此而已固執者執此而已擇善固執微分體用然擇善亦自有行在固執亦自有所學所問所思所辨在五者之目卻不必分承擇善固執言之蓋此五者正兼指所擇所執之實功也擇善固執者求誠之方誠者體道之撰知仁勇三者則存誠之實也誠所以爲知仁勇之府也章句以擇善爲知固執爲仁於三達德中退除一勇字又析知仁而二之疑非經旨

又案以下實指困勉之功一層緊一層葢生知安行堯舜性之者也學知利行湯武反之者也聖人立教專爲困勉者指出下學切要工夫學知利行以上更不須與指證．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嘗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案章句以上節屬學知利行此節屬困知勉行尋求經義祇是一氣說下一層緊一層於中析分兩義經旨反無歸

徧而又以困知勉行屬勇之事是直就知仁勇中分別輕重次第與中庸之言三達德相背戾矣中庸固謂知仁勇之德積誠而實有之者也積誠以發其志與氣而知日以生仁日以裕勇日以充所言皆進德之功也章句恐失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葢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案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繳還知仁勇三項亦見求誠之功
所以裕知仁勇之用也明者知之發强者勇之充然非有
守則强亦無所致其功是强者亦卽仁之顯也直與上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語相應言能致其
困勉之功則愚可使知柔可使勇舉知勇而仁在其中矣
舊注均似未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
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葢包費隱兼小大以終
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精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案王肅譔家語竝以此經爲告哀公之辭因其中覆出子曰字乃增人哀公一問以通之而自博學之以下家語獨闕疑此經專爲困勉者指示下手工夫博學之以下層層提挈語語鞭辟正子思喫緊爲人處家語乃從節刪亦足見王氏於道之未有聞也

案中庸始末二章極言聖人功化之神而歸本於愼獨工夫徹上徹下更無餘義此章透徹發明知仁勇三達德之旨而歸本於誠又爲愼獨工夫歸宿處全章脈絡畢注於此前後各章隨事指證祇以發明此三章之旨要而已

又案中庸引舜文武周公以明道之功用非贊美舜文武周公之能行道也自此章以前論知仁勇三者之功用自此章以後論誠字體段而此一章實指知仁勇三者之事歸宿到一誠字實後半篇所以發端而爲全書之樞紐其言誠分出安勉兩項工夫而歸重到困知勉行上於學者簪端致力之功尤爲深切著明蓋全書發明中庸大義惟此一章則實指其下手用功處也疑無兼費隱包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旨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

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案此下反覆發明一誠字承上誠者誠之者兩義以辨其始所從入而終之歸於一致以見困知勉行之功盡人可以自致其至於誠一也謂之性者聖人與天合德創制顯庸一依天理以爲之則而道皆其性謂之教者仁義之名立而禮以生聖人用之以爲教人皆得知其所以然以求復其性性者聖人所以自盡教者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二語已盡中庸一書之旨要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案上章天道言天道之自然者也人道言人道之當然者也兩誠者字儘有別上誠者是天道之自然下誠者是聖人所以體天道之自然其實聖人所性與其所以教皆人道也疑此下發明一誠字不必承天道人道爲說　自此以

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案章句以此章以下十二章分承天道人道言之疑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以天道人道顯誠之用明天人之理皆依誠而行聖人盡人以合天正所以立人道之極也中庸發明誠之功用以推極於天未嘗顯示天道人道之別章句疑有未悉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

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案明則動以下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言之亦見聖人盡人物之性皆盡性分內事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內外之道也

案致曲工夫儘細所以言曲能有誠與孟子以四端徵性自有別葢四端者偶爾發動之幾而非眞實無妄之全體也偶爾發動之幾可以擴而充之亦由其所發動者未嘗非全體之一隅而孟子之意則因人失其性已久且就發動處體驗使之反而自悟故祇就其端引之此云致曲則全體已見得親切而以致曲二字顯出誠之者一段工夫鄭注曲猶小小之事也大誤程子亦謂曲偏曲之謂非大

道也然則曲能有誠豈亦偏曲之誠而非大道之誠乎顧
氏元常云曲之爲言與直對立自學而反之是爲致曲易
反復其道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孟子湯武反之也皆致曲
之謂郭氏忠孝云致曲者曲盡之也陳氏知柔云致如學
以致其道之致所謂委蛇曲折而入乎道也小德川流亦
是致曲之意譚氏惟寅云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既
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有所未能專心致志委曲以求
之求得本性因而誠之使有諸已則亦與誠者無以異矣
均以曲字爲用功語蓋聖人發端已見全體其次則須曲
折以盡其義龜山直以學問思辨篤行五者爲致曲致曲
者存誠之極功似未可以一偏盡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案此據天道自然之徵以證聖人之前知所謂誠則明者明之動於自然者也禎祥妖孽之應蓍龜四體之兆由鬼神之誠體物而不可遺自然徵見因應不爽蓋大化之流

行氣而已而理以宰乎氣得其理則氣亦從而順失其理則氣亦從而逆氣之爲順爲逆必徵諸象有象而後數以滋焉人之因乎象與數以推測而知之者幾也而氣之感而必通則誠也天積氣者也積氣以行乎誠則理之運行也禎祥妖孽蓍龜四體氣之徵而實理之顯也故知禍福之至亦知之於其善不善之微而已聖人於理上見得十分親切而惠迪吉從逆凶之理自足於心達之天下則司天之權以行賞罰約之一身亦有以實見乎天人感召之微以辨吉凶誠無弗至而明無弗充前知者知之以理而無餘蘊矣全章皆以天道之自然者言之至誠如神乃言至誠之明顯微著見與天道之自然者同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案此章申上誠則明之義善不善之動幾也先知者誠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如神者研幾之極功也誠斯通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案自成成字與下成己成物相應聖人成物之功亦祇完得成己分量而已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統人物而歸之身故曰自自成者聖人盡性之極功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似作自然之自看疑非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案此承上發明誠之功用所以成己成物皆其性之自盡者也誠體物而立道依人倫而行而固不假物以爲功故誠者隱微之自然而道者戒慎恐懼之所自行也曰自成曰自道蓋以道之全體爲身之全體而斂而歸之己成己

一者自我成之成物者亦自我成之惟其誠之積而充焉而物有未成卽其誠猶有閒也是故誠者性功之發也仁知所資以爲用也仁知有定體而麗於誠以效其實用誠無定守而依仁知以顯其成能一誠立而成己成物皆性功自然必至之程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案誠與物相爲終始誠有閒則物爲虛無物者物雖存而理固虛也疑是物亦盡而無有句未極圓融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案此物字包括甚廣人倫日用及所應之人所

接之事皆物也終始者無盡之辭誠積於心體物不遺始終條理秩序分明而所行皆實誠有閒卽物爲虛矣子臣弟友誠不行焉皆虛文也耳目口鼻誠不著焉皆虛器也曰不誠無物盡辭也實則有而虛則無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案成己成物皆聖人性分內事故曰合內外之道成己成物皆所以自成也然成己有成己之功成物有成物之功條理秩敘隨事而具時措之宜者於此措之已而宜於此措之物而宜也蓋必有禮而爲之節文而後措則正而施

則行誠之行乎仁知而錯之宜者禮爲之也舊注於此一語均未分明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案此章申上明則誠之義誠者虛器也道亦虛爲之名也而物非道不成道非誠不立是故誠者致虛而載之實自成者所以爲積誠之資也惟其明也

故至誠無息案船山云天不可見由其博厚高明悠久而生物不測知其誠之不貳至誠之所存者非夫人之易知由其博厚高明悠久見於所載者知其誠之不息此自用而察識其體曰故至誠無息故字須涵泳始見疑前章言誠已盡此章補出不息字不息者誠之無間者也天地所以爲至誠惟其不息而已聖人之誠至於不息而後可以配天

旣無虛假自無閒斷

案此承上章極言至誠之功用以見聖人之合德於天惟其誠之不息也上章據至誠之致功者言之此章據至誠之成德者言之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案二十三章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者盡於此徵字中位天地育萬物即至誠之所謂徵也悠遠博厚高明極形容徵字氣象更無甚次第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

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案悠久所以成物卽下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意貳猶閒也不貳所以爲不息不息所以爲悠久也至誠之以悠久成物如孟子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聖人之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悠久與博厚高明更無先後次第經意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言旣徵則可以百世以俟聖人旣徵之悠遠須是大小久暫無少疏閒而極乎博厚人皆可以喻之而無從企及而極夫高明直是一氣趕出語章句以悠遠致高厚疑未安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案如此者兼上博厚高明悠久言之章也變也成也三語自分深淺章以見於身者言之變以動於物者言之成以化成天下言之不見不動無爲闇然自脩於己而無待於外積盛之所以充盈也似不分承上文配地配天無疆三事爲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

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也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案龜山云天之無窮昭昭之積也地之廣厚撮土之積也山之廣大卷石之積也水之不測一勺之積也沈氏淸臣云天不息故無窮地不息故廣厚山自卷石不息故廣大水自一勺不息故不測似皆謂天地山川以不息積成疑經旨殊不爾葢天以明爲用一隙之明推而至於不可窮極無二物也惟其不息而已正釋上文不貳則生物不測之意聖人誠自成而道自道非有異也推而至於配地配天以逹於無疆亦惟其不息而已不息是全體隨大小而見之昭昭一撮卷石一勺皆全體也舊注均未能體會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葢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案此章極言至誠之功用推至於不貳不已爲後半篇中一小結束下章乃歸重到其人上以引起仲尼不貳不已又微分體用天以高明爲體地以博厚爲體聖人之於道則致一也不貳者誠之體也不已所以爲悠久也誠之用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案此章言聖人至誠無息制之爲禮以綱紀乎人倫而使人由之以復其性君子於是有崇禮之功中庸一書大端

言禮之精意所以裁其過輔其不及以復其性之善而歸
於中第二十章以下極論中庸工夫發端便說出禮所生
也至此章乃要歸於崇禮後復申言居下者之不足以制
禮而引聖人之祖述憲章以立人道之極憲章者即二十
八章所謂吾學周禮者也章旨趨重到崇禮而推致性功
之極以爲凝道之本足盡中庸全書之要旨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
於至小而無閒也

案發育萬物即曲成萬物之意峻極於天即範圍天地之意先明道之功用而後據禮以實之孔疏周禮三百六十四官禮儀三百舉成數稗疏云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者五禮之儀也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三千五禮亦然謂之威儀者以進退容止爲本異於周官治教政刑之以事不以文也禮儀威儀已是大極於無外小至於無閒此所云聖人之道禮而已似未宜以兩節分大小言之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案待其人而後行上賅舜文武周公下賅仲尼有舜文武周公之至德以廣道於天下而道以行有仲尼之至德以

體道於一身而道以凝焉此章大旨以引起仲尼仲尼之時與位不足以作禮樂而斟酌典禮損益三代自存乎其言所以爲爲下不倍也居上不驕者舜文武周公之事爲下不倍者孔子之事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

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案此言脩德凝道之功上三句所以脩德下二句所以凝道以存心致知析分到底於經旨似有未達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案此五句宜分兩截讀而歸重敦厚以崇禮一句上三句所以顯至德之實下二句乃所以明凝道之功也尊德性是本體故章句主存心說道問學是工夫故章句主致知

說下二句一氣滚下直追出道中庸一語廣大精微高明皆極乎道之量而後知中庸之爲道之極致也故者禮制之遺新者所以損益之數正承上道問學爲言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者即温故知新之要旨也工夫全攝入道問學三字內君子所以自治其性功必有以盡乎中庸而措之咸宜而其約己反求惟在通乎古今之故而得其損益之宜乃能敦厚其心以崇禮此一以字與上四而字亦有别章句竝分承存心致知二者言之疑非經旨

又案孔疏此節言君子盡道當須勤學於此歸重到問學最合經旨退谷孫氏明辨錄云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德

性在我正須從道問學內探討出天理來存養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德性中所有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道問學以尊此德性者也所謂尊者固必有尊之之實非但奉持而已道猶路也領吾德性以趨乎中庸則問學之功也中庸於此節兩道字儘著力非有問學以道之卽德性無所倚附發明非道之以中庸則是廣大精微高明亦將流爲賢知之過而不自知也切緊工夫在道問學疏義近之

又案梨洲黃氏言象山之學以尊德性爲宗紫陽之學以道問學爲宗兩家意見不同在此其言似是而義實有未盡象山之學在先立乎其大引孟子之言立乎大不爲小者所奪朱子言爲學以存主爲先亦數引程子之言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竝是以尊
德性爲第一要義非是則道問學亦祗記誦而已德性問
學兩事豈能截分爲二而朱子答項平父書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爲多自是一時
舉似之言後儒徑將此二語看成兩橛大失中庸本旨此
三語一氣赶下尊德性是主腦舍尊德性無所謂問學工
夫卻全在道問學三字上一直歸宿到道中庸下二語乃
顯出問學之實功又一直歸宿到禮字上禮儀威儀一皆
聖人之道之流行待其人者待其能道問學而已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
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案此據凝道之君子言之自非聖人有天下不足以議禮而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而三代之衰道在仲尼中庸於三十章舉仲尼以示人道之極而於此先就凝道之君子明其所以自處崇禮者行乎上下有道無道之交無非至誠之不息以時措之宜也陳氏亮云興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容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易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所謂默也能德而隱者也

又案鄭注興謂興起在位也孔疏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出謀發慮是孔氏已異鄭義疑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以位言有道無道則通所處之時言之言者道之顯也言行

卽道行矣其言足以興盍聞其風而興起所謂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也國有道以下專承爲下不倍句言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案鄭注禮八所服行也禮如冠昏喪祭之禮自天子達於

士庶人孔疏行同倫複上不議禮倫道也議禮與下作禮

樂並無二義制度者禮中之節目考文者質文損益之則

見於文字如博古圖商器款識多與周異或問所引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者是也二者皆禮之所以行也故下節以行同倫終之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案車同軌制度中之一事或問周人尙輿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廣六尺六寸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制左氏傳同軌畢至正謂四海之内政令所及古語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言其法之同也周衰制度雖貽容有壞亂而車制更無參差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案閻氏四書釋地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困於宋作中庸論語杞宋皆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焉爲宋諱也且爾時杞亡而宋獨存亦與情事合疑此引聖人之言合論語兩章而稍易其舊文耳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案此章承上章言凝道之君子而不得位則以身存道爲守先待後之資益中庸之道隨地自盡其所爲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必推中和之德以致之民物是以聖人有天下而後可以制作禮樂此中庸後半篇所以錯綜變化言之以盡其義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案前章累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而後但云作禮樂是制度考文亦是議禮中事前章已明據天子言之此復指爲王天下者之三重而以寡過爲言亦與前章文義無關疑

呂氏之說非也姚氏鼎星中庸集說云徵以時言一重也尊以位言二重也善以德言三重也言王天下者合德位時以建中和之極而百姓會歸奉禮以寡過蓋承上言聖人制作禮樂兼備德位時三者而後可以有譽於天下上焉者無其時下焉者無其位故君子以下極言聖人之德之備而後可以得位乘時損益古今建中以制禮動而爲道行而爲法言而爲則無他禮而已矣故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又案朱子語類以前章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爲不自用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爲不自專孔子不從夏商爲不反古是德位時三重兩章反復申明皆是此義此章明言王

天下者故尤歸重到德字上凝道之君子惟其德之足以
凝焉而已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
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
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
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案考諸三王前有所承百世以俟聖人後有所授繼往所以開來也建諸天地高明博厚法其體質諸鬼神誠效其能明體所以達用也樂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陰陽造化顯著其功用而可以取正曰質者聖人所以體陰陽之撰而通神明之德者也下節知天知人承此二語言之以著其功用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案動以其見諸身者言之行以其措諸事者言之動行言析分三事似未可以動兼言行爲說

案動行言三者與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正同動即見也四書異同商引都人士詩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左氏傳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作事可法皆以動字與言行平列動謂動作威儀不得兼言行孟子動容周旋中禮正據威儀言之禮者人之所由道由也下章言見亦謂儀容之發見動言行三者不得併而爲二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
言案未有不如此此正承上動言行三者皆本諸身之實德也
徵諸庶民以下極言聖人之功用蓋不但有譽於天下而
已疑此當云指動
言行三者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
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案此章舉仲尼以立人道之極中庸一書歸宿在此舜文
武周公之行乎中庸也兼德位時以行之者也仲尼有其
德而時位不足以行於是備中庸之德於一身以垂教萬
世故前章備言時位而於德之徵至於質之鬼神俟之百

世亦惟徵之動與行與言而已此仲尼之德所以不假時位而與天地參者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案劉光南云無不持載承博也厚也來無不覆幬承高也明也來錯行代明承悠也久也來

案船山云天覆地載四時之行日月之明祇是天道其所以能括此道而統之分爲道而各紀之則章句所謂所以不害不悖所以並育並行乃德也故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道也其爲斟酌帝王律天襲地之統紀以咸宜而不息者德也其統之也如無不覆載之咸備無缺四時之具以

成歲日月之昱乎晝夜仲尼敦化之德也其紀之也如天所覆地所載之品彙各成四時之各正其序日月之各行其陸仲尼川流之德也中庸始乎道而極乎德前後所言皆道也哀公問政一章推明知仁勇爲行道之德而一本於誠至二十七章而復言君子凝此成己成物之至道本於尊德性道問學之德至此而後言聖人備此盡人物參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道本於川流敦化之德末章一歸本於德而始推德之所自入以明致中和而以位以育之本終贊德之所極以著靜存動察盡性致命之功船山此論於中庸一書數德字實能顯出其義章句於此云言聖人之德推勘至細不可忽略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

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

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

也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道之散見者所謂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之理行乎至誠之不息則大

德之敦化也小德大德皆併於此兩語中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案章句以此下二章承上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而言正所以發明仲尼之德之至也川流據發動處言之聖人之功用也敦化據存主處言之聖人之蘊蓄也功用不可測而施之而無不通故曰至聖蘊蓄不可知而存之而固不貳故曰至誠

又案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各據一端言之不分深淺楊中立獨以聰明睿知爲人君之德游定夫亦以此爲聖

之德而以下四者分屬之仁義禮知章句因之而易聖之德爲生知案安溪李文貞公以聰明睿知文理密察並屬智如四時之有冬貫乎一歲之終始亦未免曲爲之說疑五者皆德之發知仁勇所以行道之德也有臨知也有容仁也有執勇也齊莊中正言其外之有儀文理密察言其中之有制有敬者行乎知仁勇而溢之愈嚴有別者通乎知仁勇而辨之愈晰溥博淵泉兼是數者之德而息之深深達之亹亹時出者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仲尼無制禮之時位而身自備禮其成己成物之功一也由敬信說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所以爲成物之至功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案見卽動也言威儀動作之見於外也莫不敬則世爲天下道矣莫不信則世爲天下則矣莫不說則世爲天下法矣敬也信也說也自其時出而動於人言之道也法也則也自其本諸身而徵於人言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案中庸以德位時顯至誠之功用至於仲尼定禮贊易脩春秋紀綱萬世原本性功原始反終與天地準不假時位而成己成物內足於心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固不待著於事功而自明其理以教天下萬世疑此焉有所倚爲仲尼之至誠言之堯舜倚五禮以敷教倚羲和以授時仲尼弗能逮也此德之藏所以爲至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案船山云前言如天如淵兼德與形體言天者青霄之謂淵者深澤之謂指天淵之形體以擬其德之相肖也此言其淵其天則以德言化育之廣大卽謂之天有本之靜深卽謂之淵非指青霄深澤而爲言也前云溥博卽此其天者也云淵泉卽此其淵者也此云淵淵卽如淵之謂也云浩浩卽如天之謂也章句煞認三其字其說本於游氏聖人之敎理一分殊天自天也淵自淵也至誠自至誠也於如淵如天之上更立一境游定夫此說恐不可從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案此一語爲中庸全書之結束

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案達天德則有以窮性之原而立誠之體乃以知化育而

立本以經綸大經蓋經綸立本知化聖人之化無所倚而
肫肫淵淵浩浩行乎至誠之不息聖人敦化之德也而一
立其本於誠章首惟天下至誠成德之極詣末言達天德
存誠之實功聖人所顯所藏神化不測而惟天德之依於
性自然效其成能蘊之爲性發之爲誠知此者之必原於
達天德所以明盡人合天之詣之不離乎性功也惟能知
之是以能行之鄭注惟聖人能知聖人又別求一知聖人
者疑非經旨
又案小德川流德之隨處發見者也故其感動神大德敦
化德之自藏宥密者也故其存主微感動神則動作語言
自然成化無往非成已成物之功存主微則過化存神莫

知所由自有其不貳不測之妙曰孰能知之至誠盡性至命之功統於誠以敦化不可以形迹求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案至聖至誠皆據聖人之德言之以其見於外而措之爲德業者言之故謂之聖以其蘊於中而涵之爲性功者言之故謂之誠其以見言行爲徵而以無所倚爲用蓋承上章而發明仲尼之德如此爲中庸一書歸宿處此引游氏之言析至聖至誠爲二疑未安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衞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案中庸末章與首章相應首章言其全體末章則其細密工夫也中庸開端便揭出愼獨字以後更不申序到此始

顯出愼獨之全功曰闇然者愼獨之實體也曰淡曰簡曰溫愼獨之德之隨處呈露也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愼獨切實下手工夫知民勸民威及天下平之徵於遠不在賞與怒之施而一皆其德之顯則求之於己而戒愼恐懼之心自生知敬信勸威爲德之符而由其風之動也則不睹不聞之中而幾生焉道凝而心以裕知相在無言之存乎微而潛之必昭人不見而己固見德之必顯天下仰之則固不貽隱微之地自牿其性功知省知所以致力之方也

又案闇然日章是此章之要旨亦卽中庸一書之要旨曰拳拳服膺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曰素其位而行曰必自邇必自卑而總攝之曰愼獨皆所謂闇然者也曰誠之不可揜曰誠則形曰不息則久久則徵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曰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皆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

又案中庸發端先淸君子小人之界至此復舉君子小人對言之首言無忌憚是小人全幅本領此言的然日亡是小人一生歸宿所以明其始終分別處葢中庸之道人皆與知與能其行之有過不及則狂簡之近道者可以裁之使歸於中庸者也其餘皆民之鮮能也所謂小人者則其不可入道者也游定夫舉鄉愿當之然鄉愿亂德小人畔

道塗徑各別總由無愼獨一段工夫雖其表著於外㦝然

自飾亦必不足與持久曰的然者惟其足以致流俗之譽

也故直判之爲小人益同爲鮮能之民而立心制行獨爲

有害於道者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

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案中庸愼獨兼有大學正心誠意工夫益愼獨者性功也

統乎性之全體者心也而心之存主謂之志志蘊於心顯

別乎善與惡之兩境而瞭然不能以自欺則以心涵性而

持養弗失章句所云存養正心之謂也心發爲意而得於
存養之後則於意之發固已有所擇矣而幾微念欲之私
隨意而動則反而繫之於心而性之本體已漓其故章句
所云省察誠意之謂也二二者相資而其幾尤莫切於意之
發內省者於其意之發而省之而皆可以無疚則其志慊
斯以無惡於其心矣大學所謂意誠而后心正此也章句
於此言慎獨之事葢慎獨者正心誠意所有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爲己之功益
加密矣故下文引詩並言其效

案上節愼獨之實功此節愼獨之極詣無疚之心不待內省而其志常凝則性依於心以自效其德不動之敬敬之周乎動靜者也不言之信信之澈乎表裏者也如此渾身全[illegible]理存之爲中發之爲和以行乎至誠之不息斯爲性功之極至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案此下兩引詩漸推向外所謂微之顯也時靡有爭昭然

於誠意之孚明則動也百辟其刑肅然於德化之神變則化也皆合內外之道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元遠之意（案中庸推隱以之顯無幽深元遠之義此引詩不顯惟德與二十六章於乎不顯同旨不顯猶書之言丕顯以不顯爲義而推之幽深元遠疑非中庸之旨）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案鄭注不顯言顯也章句於前於乎不顯云猶言豈不顯也甚合經旨惟其顯故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幽深元遠之

德則亦無從取法矣中庸明言微之顯似不必於此更說

向微處恭者德之發也篤恭德發而深厚孔疏儒行篤行

而不倦云篤猶純也純壹之行篤恭者敬之純一不已者

也章句亦以不顯其敬爲言均似未安

又案中庸一書不言敬愼獨者敬之實也程子云敬而無

失最盡至篇終乃以篤恭而天下平作結以發明其歸趣

故知敬者澈上澈下之詞也篤恭者始終一於愼獨正不

必深看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

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
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
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
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爾蓋聲臭有
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
篤恭之妙案此總結全章之義非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
等然後爲至也

案末節承上二節言德之化民有淺深仍繳歸到愼獨上
愼獨者澈始澈終之義也聲色卽賞與怒之發德卽敬信
之存無聲無臭則於穆不已而但見爲篤恭者也船山云

誠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無妄之謂誠無妄者行焉而見其無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故誠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載也天德也君子以誠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此中庸一書歸結到愼獨之旨故僅謂聖人與天合德無聲無臭而人自化猶未盡中庸之旨趣也章句但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則於義爲贅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甯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右中庸章句質疑大端一依章句而辨證其所疑蓋朱子表章中庸之功至矣漢以來儒者傳注旨趣各不同自程子出而後聖學之精微有以知其本末條理之所在昭示學者使知所從入朱子承而脩明之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默契於心觀其會通其於理道之淵微文辭之曲折直自道其所得以與經旨相發明夫聖人之言賢人傳之而固不能無異同子思親受聖人之傳千有餘年而後程朱氏與朱子於此一循程子之說以推暨其所未盡由其傳之也遠則於所私淑而體味之有得者爲能近取而資之深所以篤信如此誠慎之也嵩燾於朱子之學無能窺見萬一頗竊疑章句之書求之過密如謂十二章以下承費隱言二十一章以下承

天道人道言之類析之過紛如謂戒愼恐懼致中以位天地愼獨致和以育萬物及生安學利困勉三者以其分言以其等言之類更涉世變參考人事怳然有悟知仁勇三達德之旨卽體以爲用隨所得淺深而莫能外益疑章句薄視勇之一德爲非經旨如謂不賴勇而裕如及三近者勇之次也及困而知勉而行者勇之事也之類沇潛反覆十載於茲乃於子思立言之旨粗有證明獨憾生朱子後七百餘年無從執經一質所疑稍取所記錄附諸章句之後常若以其身親侍左右與諸儒辨證一堂之上以自考其得失非敢於朱子故有從違庶以疏通經義使承學之士擇焉嵩燾謹記

中庸章句質疑卷下終